

徽州宗族的形成文献资料目录

- 一、重修汪氏家乘 汪奎等纂 明正德间刻本 (1)
 (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
 旧谱序
 唐族望敕
 唐开元五年汪芬重修谱序
 庆源宗谱序(咸淳年间)
 渊源录序(泰定三年)
 龙溪坦头汪氏续谱序(至正八年,郑玉)
 唐模汪氏族谱序(洪武三十年,汪回)
 新安统宗家乘凡例
- 二、元·郑玉《师山集》卷5《凤亭里汪氏墓亭记》 (12)
 (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43页)
- 三、元·陈栻《定宇集》卷10《等慈庵记》 (13)
 (四库全书第1205册第342—343页)
- 四、元·李祁《云阳集》卷4《汪氏族谱序》 (15)
 (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672-673页)
- 五、元·刘岳申《申斋集》卷5《许氏祠堂记》 (17)
 (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232-233页)
- 六、元·李祁《云阳集》卷7《汪氏永思堂记》 (19)
 (四库全书第1219册第709-710页)
- 七、元·方回《桐江续集》卷36《善应庵记》 (20)
 (四库全书第1193册第717-718页)
- 八、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6《兖山汪氏重建祠堂记》 (22)
 (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284页)
- 九、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8《休宁县荪溪程氏忠壮会》 (23)
 (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315-316页)
- 十、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6《休宁率口程氏世忠行祠记》 (24)
 (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281-282页)
- 十一、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59《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凡例》 (26)
 (四库全书第1253册第351-352页)
- 十二、明·汪循《仁峰文集》卷11《柏山祠堂记》 (27)
 (四库存目集部第47册第335页)
- 十三、明·汪道昆《太函集》卷64《溪南吴氏敦本祠记》 (28)
 (四库存目集部第118册57-58页)
- 十四、明·吴子玉《大鄣山人集》卷22《休宁方塘汪氏祠堂记》 (29)
 (四库存目集部第141册第509-510页)

汪氏家乘舊譜序文

譜系繇歷

舊譜序

竊以糾合宗支尚期磐石之固不如同姓氏叙葛藟之芳請惟棠棣之光庶免
杖杜之刺源同派遠室通人疎執筆特書誌宗盟之他寓開編廣覽宜族譜之
無忘故叙

唐族望勅

唐開元考定從前至今望族

先奉勅旨四海望姓家承徽六年考二十六姓與諸姓不同各得出處遠近
其乾封元年君羨考定至今依令

武陽李 滎陽鄭 隴西牛 并州郭 上黨陳 河西汪 安定皇甫

山中鮑 河間劉 鴈門夏 右件十姓為國之柱

武陽賈 白水程 扶風馬 京南樊 陳留王 馮翊趙 蒙扶水

冀趙蘇 京兆杜 河內荀 梁山鉅 南陽何 嶺南龐 安定胡

高陽許 南陽侯

右件十六姓為國之梁

勅旨天下諸州百姓婚姻不同者價納不依 詔處分者準 勅合徒二年諸
餘可結為婚者一百五十改之 主者施行

開元五年四月八日下

唐開元五年汪芬重修譜序

竊聞龜圖放宇爰標紀代之書烏篆開文先著世家之錄莫不輝洪源而往詒
煥烈祖於群經將二權以前起逐四時而並運尋流乃知其始摘葉必識其根
厥緒粲然可得詳矣軒轅受錄戰涿鹿以垂衣西北居岐奮戎衣而克紂周公
輔子明辟伯禽剪伐戎夷畀五等之上公監百里為曲阜分封支子食采潁川
汪氏之繇實基乎此暨漢建安之世祖文和位宰會稽因茲板臥遂爾淹留或
新都而築室或宣歙以開家遷徙無常宗支漸遠茲故續書譜牒庶易尋流爰
自周漢迄於今代英名婚宦罔有銜遺開元初詔柳冲等復加刊竄姓系之錄
於是乃定柱石之宗而我汪氏著望河西故自此聲馳江左勅旨以開元五年
四月八日下而吾譜亦成因記其事冀萬古傳芳千齡不朽耳

四月八日丁酉

渡江後十九世孫芬謹叙

慶源宗譜序

宗譜之有圖久矣自上世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至陶唐平章有虞厚叙俾各以族相從然和協之風始溥至周又立為宗法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使相聯屬而不忘其祖復設庠序以明其大宗小宗之法有喜則相慶有急則相救死葬相賙恤而疾病相扶持歡然有恩而相愛燦然有文而相接雖親盡服絕而和氣藹然雖家析戶分而尊卑秩若皆宗有譜譜有圖之所致也後世以妻為劉以疎為束姓系淆亂宗法不明情弗合而若胡越服未遠而為途人是獨無人心之天乎良由譜不明族不合情不通而勢不相親也吾宗魚龍氏由人皇之世以迄于今聚族新安數千年矣非平陽潁川二望所從來乎注茫氏再得國於斯

顯聖王復開國於此而我祖大宣議寶王之後積德依仁子孫寢昌新安之汪其宗不一吾宗原於唐模獨為甲族姓蓋古諸侯一裔世襲衣冠禮樂競以門地相高不殞世德或登台輔或歷卿監或典名藩外臺郡縣之職而

聖朝中興隨龍翊贊有功勞書於旂常者項背相望三歲大比預計倍者比比皆是射目中眉壁水蜚聲間或什一焉芹泮菽陽之領袖為後生晚學之師模私淑諸人於鄉塾者車載斗量其亦盛矣雖祖功宗德丘墓之所蔭亦在吾宗之人進脩之功稠壑潛口蟬聯至今四明新建貂冠相續而六大族架下有克復青蘊收功黃甲正熾然也今吾宗較陶朱之富不下賦稅萬緡曾不以此自矜於時而人望表表則若南箕北斗斯為貴耳歲時相會道路相逢尊卑必序昭穆必白苟毫馬在卑遇髻馬在尊雖貴必式雖富必恭無乖爭凌犯之羞斯亦吾宗盛美矣因閱舊譜謀見所該載察然明脩曩墳不書今則地名森列矣曩中饋不載今則姓氏昭明矣因女位之貴封郡國亦知而必書併述所適矣試開斯譜如族團團後之視今猶今視昔雖百世同在一日豈不趣歎時咸淳上章敦戕蒲節後裔孫高梧翔鳳書

淵源錄序

聖人制禮莫大乎宗族宗族之辨莫重乎譜書譜書之傳莫先乎宗法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祖遷於上而宗易於下宗之傳序人道之本也古者系本之錄小史之官所以定世次之承辨昭穆之列俾後之子孫知其宗法之所由來支派之所由別聯疎以為親循本以追繫莫善於譜矣後世宗法之禮不厚而敬世之下相視如途人其又何能推同姓之宗而知其先後者哉汪氏之初別於東魯傳紀可稽焉後裔實繁散而之四方者蓋莫之聞也於是汪芒合於汪錡晉絳混於平陽子孫能言其先祖者稀矣世七十二而其裔孫松壽始翻然發憤思推究其源凡百氏之書文諸家之紀錄塵編絕簡無不窺也次始姓祖迄於今代固有斷遺既悉為註釋且著辨論贊說更相發明向來糠粃稊稗之云覽者渙然若冰銷而凍解矣非惟其宗譜有據揆於世教亦不能無裨焉是可嘉也故叙而書之

崑

泰定三年十一月十五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庶希貢鄉林老人序

龍溪坦頭汪氏續譜序

予嘗謂家有譜書非止敘尊卑別貴賤辨賢愚已也實所以為同人心厚風俗之本也蓋人心風俗本相流通故風俗之所以不厚由於人心之不同人心之所以不同由於罔知祖宗之始於一人也夫以祖宗之始於一人視之則見遠猶近見疎猶親雖萬派千枝而實均為一家之同體使合族之人而果視為一家則情自相通誼自相孚其間有貧乏者孰不曰吾家人也寧恐不相濟乎有患難者孰不曰吾家人也寧恐不相救乎有婚姻死喪者又孰不曰吾家人也寧恐不相資而相恤乎雖服窮親盡而和氣自覺霜如戶割門分而恩誼益微泱泱風俗至此不誠厚矣哉無他家有譜焉致人心之同然也邑東坦川汪氏於予為世戚有諱子修者又于予為憲友最契今貢入太學嘗欲錄光遠公纂修之舊譜而續修之自一世以迄於茲支派分合無一之不得其源行誼偏全無一之不紀其實與夫生歿之年月卒葬之宅兆累朝除授之制命歷代名公之文章紀述周詳彬々可指纂續規畫先後一揆較之他姓譜書牽援附會錯落不一者大有逕庭斯譜告成囑予弁序予竊欣然歎曰秩哉坦川汪氏之家

譜也尊卑之所由敘貴賤之所由別賢愚之所由辨脈絡分明條貫既析而總示以葛藟本根之誼其真所謂同人心厚風俗之繫欤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威弗傳吾知子修既有為於其前為子修之子孫者又孰不欲同人心厚風俗而欲為於其後哉且家國一理齊治一機使子修持此而徧推當世將由家及國若鄉進士文煜文煒澤民三公之學校台州同知嘉謨公之政治浙判運光遠公之條陳建陽令宗漢公之經濟泉郡守宗澤公之庶敏國子直講紳公之忠稷工部郎惟德公之清介同天下之人心厚天下之風俗上不及君下不失民莫不由此而暨訖之豈啻一族之善而已哉因其請而并書及此見子修學有所自業有所承將合家國天下而一致其功云

大元至正八年戊子春月既望奉議大夫翰林院待制邑人獅山鄭玉撰

唐模汪氏族譜序

夫宗之有譜所以原姓氏紀世次別支派辨戚疏亦猶國史之序世次明統緒紀遠近而別同異之謂也載稽吾宗譜牒歷世諸先輩修輯倫次最為精密深得作史三長之要然而歲月寔遠支分葉蔓先書續書有所未備其可不會集而摠歸于一乎回生也晚忝居庠序叨中京園居宵監僅踰月而丁內艱還家啣哀讀禮之餘追思先世德澤傍求遠索搜輯而類編之其世系之源流支派之分別較之慶源譜淵源錄汪氏家乘特詳且備焉何也蓋慶源譜雖先列越國公長子建之傳次於前而畧於淵源錄家乘之傳文圖系淵源錄所載則自越國公之從昆弟開國公鉄佛二十世以後未曾登附至魯齋所編家乘則又先之以越國公之第七子真而長子建支反編于後是皆有不可得而從矣今輒更定而續補之庶幾不失昭穆先後之倫亦得以親其所自出也至於世表與贊則凡正心魯齋之所已論著者悉錄於各圖前後矣而吾宗慶源譜之所未嘗有者茲不揆蕪陋續而補之雖未足以追配前作然撫行實紀功勳則不誣也譬如江淮河漢滔天汨汨流而不息似若莫知其派別也然萬折必東同

歸于海又如十圍之木鬱々森々生意蕃茂人徒見其枝柯也然由條及榦悉歸于根此木本水源之義也夫人之有祖豈不猶水木之有本源乎祖之所積也厚則其派必蕃而傳必遠矧吾宗自潁川侯汪得姓至龍驤將軍文和渡江定家于歙暨越國公世華為神明之胄碩大且蕃繩々蟄々百子千孫歷年永久按圖稽世井々有條而不紊坐閱之間粲然譜在胸中矣噫親々尊祖敦宗收族學士大夫之志也愚不敏願學而未能

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秋七月望日越國公三十二世孫回敘

新安汪氏統宗家乘凡例

一新安之汪多稱唐越國公華之後本無可別今定著凡家有唐宋以來舊譜共業唐宋以來先墓及舊譜所註有遷派者方取入會多依春坊仲魯公統宗會譜及正心淵源錄間有異同者必參考較證而筆削之

一舊譜九世為一圖失小宗之義小傳各繫本支圖後失統宗之義今圖五世准歐譜例旁註世次明傳代也朱註迂居及派名謹其自出也或一派為一圖或一處為一圖以便觀覽也

一繼子書其名于所生父下註曰紹某列圖于所後父下繼異姓者曰出紹某氏異姓來繼者不准入譜

一譜書與史無異史錄一國之事善惡俱見譜錄一家之事書善而不書惡為親者諱也有惡逆亂倫棄賣祖墓者宜當黜之以警來裔

一吾汪氏分派甚多今各派有續其後代世次者有未續者或相去甚遠一時收錄未盡者有之或其子孫不重其事未報其名次者有之無他故也

一吾新安十姓九汪一時收錄未盡各派有好事者依樣以續其後增入于此

即成統宗會源之譜矣

一有官蹟學業行義及節婦烈女各為立傳別為一集書必據所知者其不知者闕之

一先世制命及各派名宦行實名公所撰墓誌序記贈頌哀挽詩辭像贊祭文錄為一集輔譜以傳

年滋多蕭茅篠蕩蒙翳其上墓道墜域蕪穢不治重以埋葬侵陵幾不可識十七代孫斌幼有至性每過墓下輒重感傷至正六年十二月甲戌始克伐石甃砌列以增級聚土版築繚以垣墻立表其上請記於予予惟人之於其祖宗所以奉其祭祀守其墳墓者無所不用其至苟或祭祀之不修墳墓之不保則亦何以子孫為哉且人有一金之藏猶必謹而識之恐忘其處况祖宗體魄之所存乎其於四尺之封表而異之當何如也又恒

欽定四庫全書

附山集
卷五

十三

見中原士大夫家遭遼金之亂高曾之墓已有不可考者而况十七世之遠乎我輩幸生江南承平日久祖宗墳墓無所遺逸子孫世守雖百世可也而况十七世之近乎然則知其所在而不知所以守之其罪將有所歸矣若斌者豈惟舉一家之廢墜實流俗之軌範也予故樂為書之使世之為人子孫者知所勸戒而益勉焉斯記也豈特為洪氏設哉斌字節夫予為邑人鄭某書者

婺源程文

鳳亭里汪氏墓亭記

婺源汪匯謂予曰匯之先自二十世祖徙居鳳亭里三世而生念四府君至匯又八世矣府君之配曰程氏墓在里中鳳嶺環嶺左右皆其子孫之居以其墓之近於家也昔者歲正之朝族人子弟會拜族長之家然後以鼓樂前導省謁墓下還宴於家明日以次謁先世諸墓遍而後止故墳墓無所遺失近年以來省墓之禮既廢墳墓之失隨之矣鳳嶺之墓或創為宮室或開為道路或犯以犁鋤五患幾於備矣侵陵之禍至有不忍言者匯之父子方謀於家圖為興復族兄梓聞之曰是亦吾之志也乃合辭以告於族之長族長首助以錢力贊其事然後遍告族之人聞者以喜侵者以愧於是宮室以徹道路以塞犁鋤不敢犯而侵疆盡復矣又懼久而復有斯禍也圍以垣墉周五十丈負土封之累石砌之創屋四楹以為拜掃之所族人讓德又建重門焉先生幸賜之言使刻墓上俾吾萬世子孫嗣而葺之無或廢

欽定四庫全書

附山集
卷五

十三

墜豈惟宗祊之幸實風教之幸也予聞葬者必誠必信之道古之人封之若堂若坊若夏屋若斧者所以表而識之欲其既堅且固久而不忘也坊墓之崩聖人為之泣然流涕况於侵陵驚犯乎然非有拜掃之禮世次既遠不至於遺忘者幾希矣故墓祭非古也自近世以來莫之能廢也然則汪氏之事其亦可書也矣予又聞往年汪氏先墓有為盜所發者匯之祖天祐傾家以討賊又為人所侵斂者梓之高祖友義竭力以陳辭予故牽

欽定四庫全書

附山集

十四

祖云

重修橫山路記

歙東南境接杭之昌化自昱嶺關至郡城百里而遠出入山谷間無跬步夷曠者其間自小坑口至溪子里舊路由溪下崎嶇坑澗中廣揭二三十度行者以為病其險絕處高則架木為棧低則疊石為塘修葺無時官民勞

西

等慈菴記

休寧於新安為縣縣之南有黃原原有等慈菴菴之僧有碧菴上人永寧以其出倫紀人而其事闡倫紀可尚也已菴肇基唐貞觀間寶臨溪方興寺支流久為祝聖道場燈燈相傳宗風克振今菴主心菴潛上人碧菴師也碧菴出率溪何氏先世宗博公昂為時名卿其後仕者相踵父原清文學世其家享年六十有二母程氏合美

欽定四庫全書

定字集

五

婉德享年八十有四碧菴生宦宦儒家十有三歲出家等慈二十六而祝髮附方興南院籍身出家心不忘家也葛藟之本根蓼莪之生育切切於衷苦心劬躬銖累分積買田十畝以兄次子本中純孝嗜學可託也祝之收所入永為齋嘗資又買田入菴之常住囑其徒為奉先世祀畝數亦如之僧俗表裏相期為悠久其用心亦密矣自大德九年秋九月肇此謀至十年春正官有旨僧續置田土許歸併元籍中甫克立文冊謂竟其志詎

知事有不然志猶未竟延祐元年春閏三月不戒於火
庵燼焉二年夏午檀施重構規模視前益崇以敬衆緣
所不逮倒鉢囊足之又自建鐘樓於門之東偏安何氏
神主其下前所云囑其徒為奉先者始有定所又懼久
而易泯也將鏡之石而屬筆於予奉先之田皆詳諸碑
陰庶竟其志吁其用心亦遠矣予竊謂凡佛所宮一是
皆祝萬壽為本尊君也君身所自立也鮮聞以報親為
務如碧菴者親身所自出也謂事闕倫紀非與此固儒
家說也而實亦佛家說按四十二章經有人事天地神
祇不如孝其親二親最神也旨哉言乎儒佛有異教教
以孝無二理天典民彝人孰外哉然不於他寺若菴乎
見惟見諸等慈何以故碧菴儒家子故耳昔墨者夸之
塗其親厚孟氏質之引儒道以對先儒謂其援儒而入
于墨子謂非儒家子濡染倫紀之教不能因墨而通於
儒碧菴何宗博之裔其墨名儒行也亦宜予故曰以出
倫紀人而事闕倫紀可尚不可尚哉表而出之非徒為

學佛者勤亦使儒名墨行者媿矣事勤堅珉世謂不朽
然石可泐碑可仆其文章不可磨文豈不壽于石矣乎
若予者非老于文學且自棄於時其能壽於石以垂不
朽乎抑昔東坡與維琳同生寄之詩曰與君皆丙子今
予於碧庵有劉白同壬子之宿緣此遂不復辭云延祐
五年六月十日

星洲寺記

星洲寺以地名寺也溪南涯數鉅石怪竒突兀旱不
趾露漲不頂漫寺門面之相距約百舉武嘗聞地之石
天之星也證之春秋傳邵子說地理書靡不合金華仙
之詩尤切曰星宮著地化為寶坊是也今寺獨擅此勝
非得地歟寺始創於唐太宗貞觀十年丙申立公開山
僧也三代而下最稱太平未有及貞觀者此寺之建首
逢此時非得時歟始建迄今六百八十有九年嗣而堂
構代不乏人寺僧一榮自咸淳癸酉祝髮幼躬節用為
寺出力三門寢堂土地神祠畧新為之佛殿鐘樓則盡

為成書使後之人遵而用之如衆工之守繩墨小吏之持法令靳靳乎不敢少有遷移吁亦可嘆也已予自幼入小學學詩常怪夫東冬之不相通也清青之不相用也則執以問諸師師曰此有清濁非爾所知及長而益疑則又以質諸鄉之先輩則鄉之先輩亦有疑之者矣疑之而著而為書者有之矣恨世變莫知所存亦莫能憶究其說常往來於懷高安周德清通音律善樂府舉沈氏之書而洗空之考其源流指其疵繆特出已見以

欽定四庫全書

雲陽集
卷四

八

陰陽定平聲之上下而向之東冬鍾江等韻皆屬下平以中原之音正四方之音而向之混緩范犯等字皆歸去聲此其寢明白而易見者它亦未暇悉論也蓋德清之所以能為此者以其能精通中原之音善北方樂府故能審聲以知音審音以類字而其說則皆本於自然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為之也使是書行四方則必將使遐邦僻嶠之士咸知以中原之音為正而自覺其侏離鵠舌之為可愧矣又推而施之朝廷則必能形諸歌詠

播諸金石近之則可追漢代之遺風遠之可以希商周之雅頌而虞廷賡歌之意亦將可以聞其彷彿矣不其盛哉

汪氏族譜序

新安汪君士章持其族人松壽所著淵源錄以示予且曰松壽所著詳矣其旁搜遠取考古驗今細大不遺使吾汪氏之子孫得有所憑以不紊夫尊卑疎戚之序其用心勞矣然松壽特詳其所自出而於他族不能皆詳

欽定四庫全書

雲陽集
卷四

十九

蓋族之盛者久則必分分則益衆衆則不勝書矣此理勢之自然也松壽居休寧而吾居婺源之回嶺淵源錄汪氏譜也而吾回嶺之族系未詳此吾回嶺之譜所以不得不作也松壽居休寧則詳其所自出今吾居回嶺亦詳吾之所自出吾之意即松壽之意也自回嶺以前則同松壽吾非敢有加於松壽也予按汪授姓始於魯成公傳至士章凡七十四世其間世次考據明白非臆說者具見淵源錄松壽於汪氏不為無功矣而士章復

為此譜詳其所自出蓋老蘇氏眉山譜已有譜為吾作則詳吾所自出之說士章之譜非無所做而作者也夫自遠而近自疎而戚由受姓而至於己身詳悉具載豈非為人子孫者之大願哉然勢有所不能則詳其所自出焉可也然則松壽雖有功於汪氏而士章又有功於回嶺者矣汪氏世有顯人功名富貴科第武功赫然為江左名族然居新安以來至唐越國公為最盛分居他縣仕有元者惟回嶺為最多越國公以下具見各族之譜仕有元者向使士章之譜不作則其仕宦行事之跡皆湮沒而無聞矣豈不深可惜哉又况乎尊卑疎戚之序其有關於汪氏者尤不小也士章讀書博學事母盡孝於兄弟尤極友愛無富貴之習功名之志於世事澹泊無所營而獨殫力竭志以成此譜其所見去常情遠矣吾聞君子能盡孝於親其子孫必有興者若王祥之後蔓延於江左而功名之盛其國家雖隆替而王氏之子孫愈昌而愈熾此其驗也吾見士章之後子孫必有

勃然而興亦若先世之忠勤以開其後則斯譜也又不患乎無接踵以續之者矣士章求予文序其前故為書之

送易玉由之龍陽學正序

龍陽為湖北善地居洞庭上游其山川遶廓平曠幽迥演迤無窮林大谷層巖峻嶺之限故其俗厚以淳其他

許氏祠堂記

新安程約我嘗為余言其鄉許氏子許既為祠堂以祠四世又於其旁別祠汪氏父母嘗以為後者許願求記因約我以請余問故則曰汪氏母姑也姑不幸無子又不幸汪氏子無可擇者始將許焉而許父母以異姓辭辭之不可而後許之姑夫嬭甚愛許不啻如己出嘗曰我死非汝祭必不嘗不幸姑夫嬭俱亡汪氏族爭利其貲而奪之許不校幸母存即日告母歸復於許既歸許不忍汪氏恩勤之意而卒以不祀此別祠所為作而記所以不可無也於是許氏諸父兄舉范文正公別祀朱

氏之禮以為證而新安諸士友又發禮緣人情之說以為之辨其說既已詳矣無以余為也以禮請之不置則告之曰孔子射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貫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釋者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夫許以父命為姑後時汪氏未始有為後者也是為人後非與為人後者也非貪財者也夫許以汪氏子有與為人後者而已去之復於宗焉非貪財者也夫許以不

欽定四庫全書

中書

十一

忍汪氏姑夫嬾不祀而別祠於許氏之旁是為義者也以財則不貪以義則為之是不倍不貪讓也不倍忠也不賢而能之乎是可記也若夫大恩一本而禮由義起者情也非二本也許字元思許氏汪氏俱世官云

王節亦推堂記

王節六桂堂者前廣西元帥僕文質豫章私第之名堂也曷名乎三節曰尚書夫婦父子忠貞孝三德具是宜名曷名乎六桂曰延祐科興以來乙卯至庚午凡六科

僕氏五子一姪接武聯登是又宜名此天下同倫所罕聞而一家積善所獨見者也初至元中國家用師南交尚書以東廣權益都運督餉至惠之博羅清濟市遇賊眾劫以兵而強之為渠即大罵賊以死死猶有見其乘驢力戰者猶有聞空中金鼓聲者卒大破賊事聞謚忠愍夫人韓氏盛年守節誓必教子顯揚下報所天會疾病元帥方十歲聞古有刳股能已父母疾病者出其至性聞斯行之夫人疾有聞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忠愍生能捐軀死猶討賊一念之烈夫通於天天以貞婦報之未也則以孝子報之猶未也則以聞孫報之使之逢時有聞科興而登右榜擢上第躋臚仕焉此豈人之所能為哉大德中元帥理問江西入奉太夫人甘脆出領諸子就外傳書聲琅琅東湖之上晝夜不絕余時貳教豫章嘗從衆賓後親見元帥奉親教子當時豈知後有科興蓋十年貢舉始行貢舉行而僕氏一家兄弟如拾芥此天也余惟古者死事之孤流轉失所多矣越有納官

欽定四庫全書

中書

十一

得竊與公語且得其蠟丸書剖股肉納丸其中歸以遺公之子比公南還命諸子執子弟禮環拜大夫大夫由是顯聞於時其後岳武穆王宣撫江淮辟大夫幹辦公事提舉贛州洞丁橫山寨富勞翼駐劄為第六副將以壽終於家其居宅則公之子适倅徵時所為築也凡大夫所受宣勅詔誥并歷仕批書三洪往復書帖至於今具存其七世孫周將構祠於大夫之墓以虔祭掃且以藏大夫之手澤故名之以澤存而請記於子聿諸禮

欽定四庫全書

雲陽集
卷六

五

世二世之手澤且不能保而况乎六世七世哉世代有遷革而大夫之手澤具完人事有廢興而大夫之手澤無恙謂非汪氏有賢子孫不可也或有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者則將應之曰五世而斬者君子之遺風餘澤也遺風餘澤至五世則泯矣若其手澤之存則雖數十世可保也顧其子孫賢不肖何如爾周才學兼著不屑用於時而獨拳拳於大夫之手澤若此可謂無忝爾祖者不賢能如是乎後之來者益加謹焉庶乎其不替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雲陽集
卷六

五

江氏梅溪記

永新城西行百餘里曰梅溪江氏世居焉汪氏之先自金陵來家素侈貲累其先祖楹篤志厲學肄業坐齋舍中齋舍近泉池夜常有光出池中煜煜照一畢許人以

澤存祠記

徽之屬州曰婺源婺源多故家世族而汪氏其一也汪氏之上世祖武經大夫介然當宋紹興初從侍郎沈紹遠使金時洪忠宣公為金人所留音問遠絕大夫以計

君既舉而行之矣養民之務尤當深加之意焉教養並備則仁智交盡始可以不悖於聖賢之意矣此又吾之不可以不言者也

汪氏永思堂記

永思堂者婺源回嶺汪氏祀先之堂也其規為創建皆出士章母俞夫人堂既成凡舊嘗供墓之山澤田池其歲租悉入焉先世忌日率子若孫行祭禮於中後入田二百畝收其利每歲清明節大會族人致祭祭訖分遣拜掃諸塋之在他遠者以二百畝之利給其費通計有餘則延師以訓族子弟使皆知學選能幹者司簿書稽較出入無妄用焉同族人割已田附堂中至忌日以祀其私親者咸聽堂建於里之古溪士章祖塋在焉夫人懼夫暫而不能久故名其堂曰永思又懼後人之不能皆如已志久而不能守也則思刻文以詔之以命士章士章奉命惟謹來求文字予嘗至婺源知汪氏為大族自士章父祖以上世有忠厚以功名起家為當世顯人

今士章謙卑自牧無一毫富貴之習恂恂若儒者為賢子弟而母夫人之所以奉先惠族者又如此其可以無辭今夫中人之家有千金之產者莫不思為祖父享祀無窮之計而鄉里之人見其親戚之子廢學而不教亦莫不為惻然而心動而况世家大族若汪氏者乎然而世降以來風俗日益頹靡雖王公之貴陶朱猗頓之富固有棄其祖而不祀雖親子若孫亦放而不教者而又况於汪氏乎而士章之母夫人高見遠計獨出人意之表不為目前營聚之謀而深有慮夫先世之廢祀族人失教於是作堂以祀先推餘利以訓族使後之人世守之夫人之為汪氏計者惓惓如此則夫汪氏之子孫與夫同族之人其可不謹守其法以有泰於其祖父者哉又豈可不增修其規制以傳於無窮而有負於夫人之志哉登斯堂也固將惕焉而思悚焉而懼汪氏祖考墳墓奉祀之責與夫子弟之教訓既任於夫人則夫人之所以懼夫不能久守者我後之人固當相與勉焉以

求無負之者也審如是則斯堂之建為汪氏無窮之計也必矣不然夫人作之於前而其子孫與族之人不能成之於後汪氏之祖考亦何望於後之人哉此事之必不然者也初汪氏世系譜錄成於族人松壽刻梓以傳久矣夫人又懼其本支之未詳命士章增修之由是而回嶺之族尊卑昭穆遠近疎戚莫不該盡則其賢益可見矣有夫人為之母而又有士章以為之子克成其志汪氏之興當未艾也予既喜夫人之惓惓於祀先惠族而復能增修汪氏之譜是皆可書也故為書之且以告夫汪氏之子孫與同族之人使世守之而不廢焉

欽定四庫全書

雲陽集

上

竹隱記

天生物也其類異人之於物也其所好異異者其類同者其氣味情性也人與物並生天地間貴賤大小高下有萬不齊而氣味所合情性所宜似亦有同然者故夫慕富貴聲色勢利者必豔麗旖旎之是好而恬靜高尚輻逸者必以幽素貞潔者為尚焉此其故蓋可知也

不啻跼踖顧視吾川獨勇於為善則箝制之以為好名亦近世不肖士大夫妬貪之術耳嗚呼均是人也能言之類一也則其說釋與儒烏得而獨異雖曰均是人也上智下愚殊趨也中人以中人以下不侔品也則釋之徒與士大夫風俗焉得而不同然則說與儒者合吾見一川矣曾不能變其徒之風俗將有如近世士大夫之弊則予未見百川也是旃檀林中必有讀吾友而興感於斯

欽定四庫全書

桐江續集

十

善應庵記

予所居縣曰歙渡紫陽山下溪西南五十里曰航口其地隱僻其人古直孫居士復興家焉其近鄉有為尉於信之貴溪者曰吳君雷孫其子曰謹於杭袖書過予言孫居士尋與書皆來書曰居士幼甚貧事母黃氏孝母歿誓終身廬墓積儉累勤買田十畝築室十間田以供梁盛屋以祀其先時延道友飯之繪世所謂觀世音者奉之大人尉貴溪之日為請於三十六代天師張真人

宗演書善應庵三字扁之僻隱之地輪蹄隔絕古直之人中屢追隨竹樹茂密溪山奇勝請予記予謝曰耕疇居宇如其耿也而可記古有廟祭無墓祭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故不祭於墓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之生而致死之不仁也故祭於廟其祭也薦血腥之禮燔燎羶薌以求諸天報氣也饋食之禮黍稷肺心醴酒以求諸地報魄也反始用情謂之二禮故有陽厭有陰厭於廟不於墓而孝子之

欽定四庫全書

桐江續集
卷三十六

十一

心盡矣且祭必用尸周之東而廢尸而用主今之禮無一而古重墓祭而輕廟祭卜尸迎尸惜莫之曉以紙若水書其先之稱謂近於主稍飾則畫素肖形曰影堂又過是則凡鬼神無不刻梓冶金為像而其事侈矣子貢廬孔子墓三年而去後世有以終身廬先墓廢廟不祀為孝者皆非古也居士即墓為庵若混乎廟墓之祭為一為善而應理所必然事慈嶺之神而庵之命名書額乃出於陽平都功之教又似乎混佛老而為一者也若

之何為記曰不然墓祭漢以來尚矣墓有庵以歲時祭嘗猶不失古意今之祭然香明燭藝幣非報氣乎酌酒瘞牲非報魄乎祭不以血食而以菜茹則佛老之說俗不可錫然易曰隨時兵興已來百頃千楹之家頃刻羽化惟佛老之徒得全祭者託於佛老而恣庸者依於佛老而苟中人藏其身於佛老之間亦可以粗安田里而無他慮居士好善於世無求方之奔競官路走趨公門顧財賄而不知止陷刑辟而不知悔者固有間矣他豈無稱儒生而叛孔氏者惟口惟腹蝸戰蠅營視居士亦或愧焉且居士知方使君之名求文以壽斯庵此一節亦不可不書也是為記

欽定四庫全書

桐江續集
卷三十六

十二

肅齋記

晉河南程氏繼孔孟絕學教學者求道大德曰敬既為之訓曰主一之謂敬又為之訓曰無適之謂一學者能至於主一而無適乃敬之極功初學之士感難之至紫陽朱氏集註論語第一篇之第五章本程氏說亦曰敬

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其言之切要意之誠懇所望於後學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統者於是朱陸兩先生出於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於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異於早年而卒同於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者單力於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後之忘言絕物者悉心於塊坐走誠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於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一也考見其故詳著于篇

兗山汪氏重建祠堂記

新安汪氏多祖唐越國公號最著其居休寧兗山者自歛徒族並盛其彥曰世行君自新昌謝政家居諸務未遑首倡其弟任本父兄之志新其先祠為六楹焉其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五

專奉越國公高曾祖禰左右序列於上諸旁親之主左右序列於旁限以重門繚以周垣凡神厨祭器庫之類悉以如式經始於成化丁未十二月訖工於弘治戊申八月告成之日昭穆載嚴宗鄙咸喜以為四時禩享之儀有所據而行五服袒免之親有所恃而萃百世孝敬之風有所肇而興不可無記以示我後人於是汪君請于予而予莫能副之甚久間叩其所以立祠之義則曰竊聞吾鄉之先有陳定宇氏一時鉅儒其上世本唐弔山府君之後陳氏先祠寔中祀之吾之所以主祀越公者本定宇意也又聞濶之浦江有義門鄭氏累世同居其先祠併祀伯叔羣從男女之主上之人嘗旌其門下其家範以風四方吾之所以建祀旁親者用鄭氏例也其餘一遵朱子家禮與國朝頒行之定式並行而莫敢戾焉吾之所以承先志致隆於祠事者如此而已予聞之愷然以歎曰嗚呼先王報本追遠之禮垂世作程而具於載籍炳如也中世以來章縫之士心知之而力不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五

門屋四楹前闕石溪右臨水渠安靈合族於是為稱然
子孫日多祠日隘成化丙午冬道和之弟春和玩之子
鈐復倡族人增翔寢堂四楹廣廈迴廊虹貫鉤連周垣
相繚扁鑰惟謹每歲正元日奉三祖之像於堂奠獻禮
成長幼叙拜飲福而散又以元夕前二日為忠壯始生
之辰製花燈以樂神凡五日其供祀也有田其受成也
有次其散胙也有規行之四十年而祠亦再新矣春和
從孫文傑與一麟八世孫祖瑗皆好學勇於義始相與

欽定四庫全書

雙嶺文集
卷十六

十一

具其事請書之予於率口之程實同所自出嘗伏拜祠
下會其族人不下六千指蓋其處者多良士歸者多貞
媛能以富貴為豐蓄而以禮義為盛衰故其平居往往
知敬先睦族亢宗起廢之為功有如此者嗚呼世之人華
其居室臺榭以示觀美或罄力於老子佛氏之宮以徼
冥福顧于身之所從出者漫焉弗之省則吾於率口之
族嘉羨太息為之執筆不能已者豈獨水木本源之私
哉繼自今始凡有事祠下者仰祖烈之如在撫先業之

益充思以繩武為志而大振其世風俾有出於輪奐且
登之外宗工鉅儒且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矣詩云豈
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記之而竊有告焉

婺源縣廟學重修記

休寧縣孫溪程氏忠壯會記

我先世祖陳將軍忠壯公以禦菑捍難保境全民之功
在令甲則有祠在子孫則有會會之在休寧若孫溪程
氏其一焉會之約歲輪一人為之首以孟春望前二日

欽定四庫全書

雙嶺文集
卷十八

十三

忠壯始生之辰合族人為位於家行奠獻禮禮畢序長
幼飲福而散蓋自其族之諱浩遠者始浩遠之子參亨
又將申定規立常時為遠圖而具其事以記請夫祀之
有會莫知其所從起然易萃之象曰王假有廟用大牲
吉豕曰萃聚也會因放於萃之義而為之者歟禮立春
祭先祖儒先曰立春之祭以禘禘合也會固有近於禮
之所謂禘者歟禘之名通于諸侯及大夫而先祖之祭又伊
川夫子以義起則忠壯之會行於孟春固起於義而非

公卿之家勢可為而不暇又其甚者華寢室以奉妻孥飾臺榭以樂燕私於賓友大捐利于道宮佛刹以自媚於鬼神而覬冥福其不知類至於若是而欲民習之正禮教之興道化之洽豈非吾人之所甚憂者哉有志于復古如汪君有志於正家憲後而因以風一鄉之人如汪君豈非今之難得者哉君名道宇世行起鄉進士筮仕知湖廣醴陵再知江右新昌率以德政聞嘗有徒學築城之役皆事之難集者君優為之又建白行家禮崇

欽定四庫全書

望溪文集

卷十六

宗祀十條多匡時善俗之見朝議取而行之誠哉君子之學由身及家而施諸有政不可誣也記而傳焉俾有事於陟降豆登之間者油然以興惕然以思謹禮文崇孝敬而以流俗之漸是懼將不有擴君之志而增輝於越公者乎君之父諱伯善讀書好義鄉稱長者兄諱世寧躬行孝弟以率其族起其家皆悵悵於是祠者故并記之

休寧率口程氏世忠行祠記

世忠行祠者我率口程氏所建以奉先世祖梁將軍忠

壯公而又上推其源以及晉新安太守府君下泝其流以建其始遷祖三三宣議府君者也太守府君諱元譚當永嘉之亂來為郡實有安集還定功賜第郡之篁墩子孫家焉十二傳至忠壯公諱靈洗值梁侯景之變復起鄉兵捍賊歿而為神歷代嚴祀之號其廟曰世忠廟系蕃昌居他姓十九其別居率口則自宣議府君諱敦臨者始宣議上距忠壯二十有四世自其先葉嘗一遷新屯再遷充山戾止靡常衆心弗寧乃卜宅於率水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望溪文集

卷十六

居焉當宋之季葉以復振稅之以石計者三百餘爰立師以迪嗣人植產以贍先墓蔚然碩宗與篁墩相高其卒也子孫相與割田置守專祠于里之齊祈僧舍蓋宣議四傳有孫二十二人其為教諭者曰一夔舉鄉貢者曰夢麟曰應龍號經畬者曰一麟中省元者曰一震夢麟嘗奉伊川家法立宗會鄉先生宏齋曹公實序之而祠事未啟也正統丁卯春一夔五世孫道和一震五世孫玩始倡族人立世忠行祠為正堂四楹東西廡八楹

所謂僭者歟然則聚一族之精神以假祖考攝眾志豈徒豆籩之潔豐飲食之充溢而已哉是必有大焉者矣觀先祏之巍巍後胤之蟄蟄與其勲猷德業文章節義之表表見於譜而有光於忠壯者何如哉誦其言踵其跡俾出者為聞人處者為良士與諸族相高庶斯會之無忝也不然會之名雖佳而其實則藐焉未之有聞亦何取乎會哉譜忠壯十四世孫湮唐御史中丞欽州都知兵馬使中丞三世孫迪宋休寧簿云二子長大公諱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卷十八

十四

亦何可多得哉因併書之以告後來者其受譜之詳別見予所識云

筠谷幽居記

朱君彥榮所居休寧城北松蘿門下折南以西草徑盤迴樹林陰翳而竹尤盛蓋雖邇闌闌而不聞喧當蘊隆而不知暑因題其屋之楹曰筠谷幽居予時訪君輒坐語終日曰此非逸人隱士之所樂以終老者耶君一日過山中請記予謝不能不可曰予之先世曰篁墩子之所常居曰南山竹院又近得竹林清溪上善居竹者宜莫如子矣請必無辭則告之曰竹之為物所以排風雲傲雪霜比節君子為昔賢之所愛而詠嘆者不容贊矣贊之徒見其贊爾亦何足以軒輊君竹哉君之先出宋侍郎子淵之後嘗獲觀其所受誥牒及賜墓處規制歸然更代猶存蓋徽國文公實同所出而侍郎顯高宗朝與韋齋相後先令所居猶宋第也閱閱相承不替益隆過之者尤相指曰此侍郎家也顧君不以此相矜詡歆

欽定四庫全書

皇朝文集卷十八

十五

入會

一譜系有異同者有舛誤者悉以歷代諸譜參較不專主舊說蹈因襲之弊不自出意見取傳會之譏同者書之正其舛誤者書之否則闕之

一舊譜六世為圖失小宗之義小傳各繫本支圖後失統宗之義今圖五世准歐譜例下注事實准史記年表唐書世系表例旁注世次明傳代也朱注遷居及派名謹其自出也

欽定四庫全書

望城文集 卷五十九

一舊譜繼子既書本生父下又書所後父下殊無服屬輕重之義今注其名於本生父下列圖於所後父下異姓來繼者書具本宗譜而止出繼異姓者不書一無後注其名於父下而不列圖如祠之祔主也有故列圖者書止遷徙不相聞有後不與會者書失傳有後不及會與會而未盡者書具本宗譜聽其自續從釋老者比無後例

一子孫無問隱顯有作過者不睦者有侵祖墓者鬻譜

牒者蔑視先祠者毀棄手澤者昏不計良賤者並黜之不書

一小注書字書行書生歿時月壽年書墓書娶書宦績學業行義書節婦烈女書必據可知者其不知者闕之浮詞溢美一切不書

一各派訂誤其所從出其所取證別為譜辨置編首以備參考

一先墓先祠之顯者賜塋者別為圖置編後附以經理

欽定四庫全書

望城文集 卷五十九

方向及修復之事重遺體也

一各派凡所得制命公移及贈頌哀輓史傳金石詩文別為貽範集輔譜以傳

附錄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凡例

一新安程氏多稱太守忠壯之後本無可別今定著凡家有唐宋以來舊譜及共業唐宋以來先墓者方取

以俟後世立言君子折衷焉

柏山祠堂記

宋三三宣議府君諱敦臨姓程氏既定卜居於率口復捐貲輯衆徙里中齊祈禘於柏山既沒釋者淨壘德公乃相與築祠肖像於祠西偏昭祀不忘公嗣遂割祭田若干畀之以為常祀國朝洪武利與祠俱燬釋逸民協公嗣公則等新之天順又燬公像獨存釋惠朗又協公嗣彙等再新之為屋凡十二楹規度仍舊高敞過之庀工於弘治庚戌訖於甲寅訖之日宗子機率支下往行釋奠禮既成復謀諸族彥克正文傑祖瑗等取立春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弘毅堂

而制燬至再使無賢嗣如公則如龍者利且不自延而暇延公祀哉洪武之先遯公沒年紹熙越二百有餘歲矣其間經燬不知幾過續於公嗣不知幾人而始能延至於今也使當燬時不幸遇公之嗣不肯不克負荷或豐財賄而不知亢宗鄉里髦士有能仗義如公者起輸帑赴之則彼釋者將以昔之報公者報之而制中之祠轉易而為他矣公之子孫雖日號於人曰我先世有開建之功我先世有開建之功誰復聽哉今也則不然梵宮屢燬槐蔭公門梵相屢灰公像不變佛反不靈於鬼刹願借延於家而鄉亦無有參其間者其故何哉嘗聞

仁峰文集

卷之十一

弘毅堂

祭先祖之義以正月三日修祀事於祠下儀文有度品物有常器用有專受成有次俾彙之子師魯著為定規刻梓世守而行之師魯復以租息不敷彙盛無恒供難為經久之計乃從史好事者各捐貲入祠博換墾田以給之且具本末請予為記予惟祠堂作於家禮也中世以來才智有力者每假營期而因以寓於浮屠老子之宮其意以為家之造廢不常有朝富貴而暮丘墟者不足恃足恃以延吾祀者不若舊院名刹世變不遷能久於世也如宣議公之祠柏山是也雖然利真足恃以延公祀耶抑公有後能自延耳不然洪武以來僅百餘年

公家創祠以崇宗祖立會以厚族人植產以贍先墓而公族學士彙燬先生稱其處者多良士歸者多貞媛能以富貴為豐嗇而以禮義為盛衰故其平居往往知敬先睦族亢宗起廢之為功有如此者噫此其所以能世其家而足恃以延公祀於無窮也歟

余故受三禮則祭禮重於五經禮有大宗有小宗
 太廟有寢廟必嚴宗廟而後尊親協仁義行禮之善
 物也在令甲仕者則合四代而祭之凡諸齊民皆降
 一等蓋禮時為大則變易以趨時是亦一道也
 故文獻國多秉禮之宗不廟而祠比屋相望尊王脩
 古酌兩可而並行要之有采地而後有皇尸有皇尸
 而後有祭王有族有祖繫於一人今則否矣且也聚
 食無慮千指著代無慮九宗由後而祧五世則難為
 前由前而祀五世則難為後斯王制有所不攝古道
 有所不行以故世祖不遷而祠用士禮蓋孝子慈孫
 之也郡中則諸吳甲族尤者谿南或統祠或特祠
 各有當矣處士具長者行不言而躬行蓋以忠信而
 游禮經庶幾乎有方之士昔在癸丑嘗即近屬為支
 祠其言曰榮讓幼孤未之學惡知禮意顧履霜沐雨
 夫非人後乎哉藉令宗祏有靈其何辭於九地吾宗
 肇基自唐宣議公始歷世支分自宋承務公始 國
 初移成雲貴伯仲從之其季慶善公屢存舉四丈夫
 子其後滋大是為一祖四宗率祖禰而上下之凡十
 有九世宣議公則別祖也承務公則世祖也慶善公
 則高祖也顯盛公則禰也夫以榮讓之不類幸得而

大南集 卷之六十四 十五

祠事之堂為區者三區為度者五其中尸主別祖自
 世祖而下達昭穆通分祭之日諸祖在堂諸妣在寢
 妣則啓櫛而不出王第炳蕭而延之同堂祖妣以異
 而同章有別也有眾曰善既告成事禮相襲以為常
 處士以天年終奉行唯謹伯子少府病其已隘議將
 拓之仲子鴻臚曰然材木則考氏樹之壤地則伯氏
 度之宜無不可顧遺構在猶以無改為兢兢頃之喪
 少府不遑改作辛巳正月上日祠角崩鴻臚灑然異
 之兆當更始盪以有子而幹革以巳日而卒畢父兄
 之志與之維新則成已事也於是中祠為堂堂後為
 太南集 卷之六十四 十六

寢皆五達旁為左右翼亦如之改承務祠為敦本祠
 署其堂曰敦本左偏為居室二區居舉宗之無居者
 其後為塾最後為處士祠蓋舉宗以尸祝答有功亦
 庚業之屬也右偏為書室二區居舉宗之嚮學者其
 後為廩以廩采盛最後為厨以共鼎俎自宣議公而
 下凡十六世王堂之中冬至祭之以羣王祔外四區
 則四宗為王本支各以其屬從時祭祭之異日者鴻
 臚若其曹亦以班祔則二十一世也既告成事以丙
 戌冬十二月壬午奉主人祠謂余發跡禮家請為之
 議禮余惟問右莫非祠也率託先世以為名高處士

負俗而一洗之即泰伯少微不主善矣別子為祖是謂大宗禮也顧今猶祖別子何居祭以備為賢無所不順之謂備周公既追王矣上祀先公其禮同無亦善推幽岐之心即七世之廟何可限也猶未也五世而祧歲終而祫先王制禮斯其義之盡仁之至也與哉乃今概於中庸不祧不祫澤溼而不斬世遠而勿忘烝畀有常心各自盡協於義講於仁以於禮而禮也禮不忘其本此其大經至如禴禘嘗烝堂皇昭穆禮之末節焉爾夫禮失則求之野孔子之從先進且然何所貴之貴其質而已矣廟主饗祠主文其致一

太函集

卷之六十四

七

也饗者嚮也嚮之而後能饗也洞洞屬屬勿勿乎其欲饗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文所由生也如其文而成饗猶之南嚮而北棘藉使習如專門議如聚訟以文滅質文而不慙芻狗迭陳吾不欲觀之矣將焉用饗又焉用文處士以質勝特聞鴻臚居然長者子也是舉也余故為之撰詔載諸麗牲之碑

古瓦官寺碑

晉都金陵則秦淮水南故有瓦官地與中詔從瓦官水北就故地建寺為慧力居寺集千僧褒然江左首刹寺故有三法寶皆奇絕其一師子園所貢玉像

惟其陳脩為厥疆祗公既勤敷苗多士其勉之矣亭在田之旁為通道士過其下諸與於養者曰公有作人令德曷可徒食不知事事未與於選者曰公有作人令德曷不自厲以外於而所則亭之建亦足助流風教不悅薛矣初予邑學有自侵蝕民間歷數十年未能復公為復之罔不圖思以紀然則汪氏是役寔為厥協于義予明農原數觀公之政多奇畫驗績茲不具記惟記田事田置于欽者又若干畝公名東序字崇教為蔡丑進士世家蒲之猗氏

竹林汪氏祠堂記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十

縣東十里所黎陽鄉故縣治也其地平原沃衍郡地志萬山斗入多彘中列埒此地獨數十里無山望隔鄉中土為竹林汪氏世居自宋太和公由故梅林里啓上是地今四百餘年以善富雉里中汪少公者質行人也深念合族疏屬憮然嘆曰室不踰廟禮也我族居室甚矣奈何不思祠廟少公伯季四人仲蚤卒無子少公買為仲公遺資得贏息七百請於長公曰當以此為仲公祠長公聽肇事又曰仲公存日以不能合族脩先嘽甚顧當惟仲公意念構祠仲公祠焉仲公亦委心也族人許我要無論七百肯度可二

千貫不郊請于族老族老聽卜居室東田吉市田於
三從舅筠軒君君曰伯氏舉義予以貫市義人其謂
我敢歸田助長公等又歸田助中為堂堂左右有室
後三龕室兩廡各三楹廊門五楹前隙地數百丈周
以墻垣中為池即夏月盛夏池水滴瀝正出祠前瞰
萬頃之原左部要有儲水曰萬年枝間之父老云宋
時故祖手植枯蝕復茂就視翰猶半塊符婁而枝葉
蒼藹其右叢木蔚而蔽翳祠最宜稱作之十年度二
千貫咸出少公是役也少公物奕出日映而歸無少
選離去家人告以政曰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士

謝之去構成董前廡宇方起少公病作病甚忽若夢
中吟嚶語曰柱短亟易柱叔孫趣視柱竟短數寸許
即工初不知衆驚異若有物告之是少公於祠竟死
君子曰禮之積厚也禮之盡明也方皇周挾曲得其
次序是謂足禮是謂達悌是謂有方之士夫敬親曰
孝敬親所尊曰達孝敬兄曰悌敬兄所尊曰達悌比
量鉅小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風教下逝宗法不
講文理繁而情用省兄弟歿無後惟錐刀競不及祀
事比比然也少公是舉儻所謂禮之厚而有存於明
非邪蓋祀等耳又有糾族義慮不及是以尸祝兄南

嚮專俎豆之獻為禮不知推兄之敬為禮之足祐兄
於一祠時而饋代畢而享為悌不知推兄之敬為悌
之達今有脣蕭畦時專叢祀於三家之社者有分一
獻於兩楹間者由此觀之孰為崇邪替邪語曰禮貫
不亂達孝悌者而後知貫之理與既族老議祀計宜
者奉越國公於中龕室南嚮太和公左室南嚮正一
公汪氏六枝廡共祖右室南嚮族人又曰祠立報本
也惟竟報本之本即函及少公仲叔不可無報乃奉
仲公右龕室東嚮附少公西嚮附祭日吳季子往觀
禮主人曰我有嘉客亦不爽憚客乃嘉告而胥燕飲

吳瑞穀集卷二十二

士

李源李氏祠堂記

肇稱殷儀以順敦民獻則宗禮為競競焉要以秩元
祀而齊族好謁款之道經祠之制也豈曰飾褒矯舉
以假靈嘉况亦惟被服於謠俗不有會所以整齊之
即中庸以下惡識所謂功宗者哉夫賂疏房椽額無
不思敬撫越席絲幣無不起肅苟藁廡之為見若者
必忽美哉德乎姚姚者乎非祠禮曷克湊之哉禮有
三本先祖類之本也宗祠所以崇類本表積厚禮之
大司也徵故多宗祠即持乎食者知有祖無不敢懷